

住着“五星级酒店”，吃着奶油蛋糕，喝着纯净水，还有专门的“保姆”……
请看一只蟑螂的自述——

致命“享受”

本报记者 吴艳 本报通讯员 郑炎 摄影报道

我是一只生活在沧州的蟑螂，学名德国小蠊，虫龄60天，相当于人类寿命的十七八岁。

最近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起因就是我贪吃被抓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被养了起来，这真是掉进“蜜罐”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禁不住诱惑

原本，我们一家生活在一家饭店里，过着有些狼狽的生活。

狼狽是因为饭店的老板特别恨蟑螂，想方设法地要除掉我们，不是撒药就是捕捉。唉，谁让我们是人们眼中的“四害”之一呢。

我们天生喜暗怕光，昼伏夜出。白天，我隐藏在饭店墙壁的缝隙中，直到夜晚才外出活动、觅食。

这天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外出溜达，寻找食物。经过下水道旁边时，我闻到了一种甜甜的奶油香味。

仔细寻找，原来香味是从一个透明盒子里飘出来的。

“奶油蛋糕！”我忍不住叫了起来。这个10多厘米长的方形蓝色塑料盒子里，放着一大块蛋糕。

我围着盒子转了一圈，发现盒子的4个立面下端分别有4片薄薄的金属片。难道这是门？

我试着用头拱了拱，金属片是活动的。兴奋的我赶忙钻进去，奔到奶油蛋糕跟前吃了起来。

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了，我一边吃，一边招呼兄弟姐妹们过来。虫多力量大，不一会儿，蛋糕就被我们吃完了。

可当我想出去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推不动金属片了。

我们7个被困的蟑螂一筹莫展，急得在小盒子里转来转去。

渐渐地，天亮了，有人进来收起了盒子，把我们倒进一个玻璃容器中。

这个容器里还有其他几十只蟑螂。见到同类，我更不安了。经过询问，我得知，这些虫友们分别是在食品厂、甜品店等地被抓的。

我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。

“五星级酒店”

在车上颠簸了一段时间后，我被拎到了一间屋子里。

片刻后，一只大手把我们倒入一个长、高约30厘米，宽约20厘米的亚克力盒子里。

盒子里放着木头卡槽，卡槽分3层，用木片隔出10多个格子。

一进盒子，我立刻钻进其中一个格子中。在这里，我有了些许的安全感，开始静下心来听人类聊天。

原来，装着奶油蛋糕的那个盒子叫蟑螂诱捕器，是专门用来抓我们蟑螂的，只能进，不能出。



“虫保姆”

任凭再强壮的蟑螂，只要进到里面就出不来。

这次人类放置了6个盒子，一共抓了76只蟑螂。听说，在别处还有10多个蟑螂诱捕器，近期会陆续送过来。

人类这么费尽心思地抓我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又身在何处呢？

可惜那两个聊天的人用一个大黑塑料袋把盒子罩起来，就出去了。

既来之则安之，我感觉这屋子里的温度和湿度都很舒服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又一拨虫友被放到了另外一只盒子里，和我们这个盒子并排放在架子上。

我养精蓄锐后，开始在盒子里溜达起来。我一边转，一边点头，这房子真不错，“户型”以多层复式结构为主，充分满足了我们的蟑螂钻缝藏洞的特殊嗜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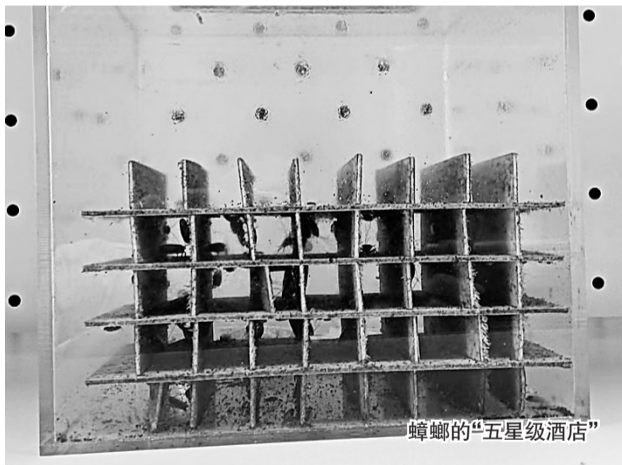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才知道盒子所处的房间有一套恒温恒湿的设备，怪不得我觉得温度和湿度那么舒服了。天啊，我这不是住进“五星级酒店”了吗？

巧克力、蛋糕随便吃

我从人们的聊天中慢慢得知，抓我们的是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的工作人员。

我们可不是这里唯一的虫子，以前，这里还养过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。唉！“四害”在这里算是凑齐了。

明明是害虫，怎么还有人供给我们好吃好喝的呢？原来，工作人员要我们在这里生儿育女，然后用没有被污染的子一代做



蟑螂的“五星级酒店”

抗药性试验。

我们所在的这套恒温恒湿的设备价值20万元，是今年刚配备到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。

去年的蟑螂还是被养在玻璃大缸里的，我们的居住条件比之前的虫友们可是好太多了。看来，我的运气是真不错。

在这套设备里，温度、湿度是完全可控的，工作人员将它调节到温度26℃、湿度65%，这正是我们蟑螂最适宜的环境。

我们喜暗，每天细心的工作人员都用黑色塑料袋罩到盒子上。听说一次试验要用到数百只蟑螂，看来这几天还会陆续有虫友到来呀！

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称他们自己是“虫保姆”，这个称呼很准确。

“虫保姆”要负责我们的吃喝。我们是杂食性昆虫，食物种类非常广泛，但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甜食。

“虫保姆”对我们真够意思，

专门喂我们爱吃的，巧克力、面包、蛋糕等应有尽有。

水对我们的生存比食物更为重要，我们能耐饥而不耐渴。因此，“虫保姆”每天都要给我们喂两次水。

“结婚生虫”

在这舒适的环境中，我找到了自己的“爱虫”，顺利结婚生子。

我一胎生了30只宝宝。在我们这间房子里，还有其他两只蟑螂差不多和我同期产子。听说其他房间也诞生了很多蟑螂宝宝。

蟑螂宝宝们被养到专门的育儿室中。宝宝稍大一些，工作人员用蟑螂幼虫筛选器，筛选出同龄幼虫。

这个筛选器其实也是一个大盒子，盒子分两层，中间的隔板上有一排排的小眼。蟑螂宝宝们被倒入其中，同龄幼虫就会从小眼中漏到第二层。之所以要筛选同龄的蟑螂宝宝，是为了保证

试验的准确性。用作试验的蟑螂个体要大小差不多才行。

20天之后，我们的小宝宝们长大了。

工作人员将筛选出来的500多只小蟑螂用二氧化碳气体迷晕，选出雄虫。

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说，真的很佩服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，他们都练就了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能快速地区分我们蟑螂的雌雄。据说，蚊子从他们眼前过，他们都能分清公母。

告诉你们个小秘密吧，其实，我们蟑螂的雌雄比较好区分，主要是看尾翅，雄蟑螂的尾翅很大，雌蟑螂的尾翅很小，甚至没有尾翅。

为什么要选出雄虫呢？据说也是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性，因为雄虫和雌虫的抗药性不同。

作为我这只健康蟑螂的后代，我的儿子被选出去做试验了。

而潜意识中，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致命时刻

我不知道等待儿子的是什么，心中有种不安的感觉。

试验那天，我亲眼看到儿子从饲养室被带到了出来。

从工作人员的交流中，我知道了，抗药试验要开始了。

他们将我儿子和其它小蟑螂分别放置在事先涂抹了药物的实验瓶中。看到儿子对所面临的一切懵懂无知，我大声呼喊着儿子，想让它逃走，但却无济于事。

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，送它最后一程。

瓶子被放到了“复苏箱”中。这个“复苏箱”的学名是智能人工气候箱，其实也是一台恒温恒湿的设备。工作人员说，此举是为了避免其他原因造成蟑螂的死亡。

此时，工作人员正详细记录着每只小蟑螂倒下的时间和死亡时间。从工作人员的谈话中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实验瓶中涂抹的杀虫剂是由击倒剂和致死剂混合而成。

击倒剂起效快，喷上之后，就能让我们晕倒，但我们基本不会死，药效过了，还能爬起来。

致死剂起效慢，我们中招后可能一时死不了，还能爬，但一段时间后就会暴毙。

通过试验，工作人员既可测试杀虫剂的杀灭效果，又可为研究害虫的抗药性提供科学依据，还能指导市民科学用药，减少环境污染。

现在你们明白了吧，工作人员喂养我们，原来就是为了找到对付我们的方法，研究怎么把我们杀死。这时，我早已心如死灰，儿子死了，我估计也活不久了。

这真的让我既恐惧又无奈。谁让我们是害虫呢，法网恢恢啊……